

孟宗竹笋与孟宗鱼鲈

泪滴朔风寒，萧萧竹数竿。须臾冬笋出，天意报平安。这是一首咏孟宗哭竹生笋的古诗，年代久远，已不知是哪位大家所书。据相关史料载，孟宗应是今湖北孝昌县周巷镇青山村人，曾任吴(三国时期)盐池司马、豫章太守、司空。这里的盐池之池，史家一直认为指的是雷池之池，也就是说孟宗曾在我们雷池任职。

哭竹生笋是中华二十四孝之第十七孝。《三国志》对孟宗其人其事有以下记载：孟宗事母至孝。母嗜笋，冬节将至，时笋尚未生，宗入竹林哀叹而笋出，得以供母。另有传说告诉我们，孟宗年少时就失去了父亲，母亲年老且“病笃”。冬月，其母想用竹笋来煮羹汤饮食。中医认为，竹笋味甘微寒，有清热解毒、开胃健脾、通肠排便、降三高的疗效，亦可治疗水肿。同时竹笋煮羹汤，特别鲜，可以改善胃口。仅从这食笋的作用出发，宗母病而思食笋所言不虚。奇怪的是，这些记载均未说明其孝行发生在什么地方。有资料显示，其挖笋在望江的钵孟山，后人在山上孟宗哭竹之处建有泣竹台。钵孟山位于望江县城北隅。翻查乾隆《望江县志》，其载：(此山)旧传有慈竹一亩，乾隆乙丑，邑令朱龙釜捐俸，于泣竹台前创依竹亭。现依竹亭已难寻踪迹。

孟宗的出生地湖北孝昌亦有此孝行。百度称，湖北孝感市孝昌县周巷镇仍留有孟宗遗址、孟宗书屋、孟宗哭竹港、泣笋台及双峰山滴翠园。他们认为孟宗的孝行发生在其出生地青山村。孝昌县与望江县虽属两省，相隔并不远，但均属大别山脉的尾部，真正是一尾出一孝，一孝生两地。

孟宗从小家教甚严。孟宗的母亲，不管生活如何困苦，一心要让孩子读书，让他与读书人结识，以便将来出人头地。相传，当时吴国的官员选拔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汉代的察举制，这一制度虽然以推荐为主，但也包含了考试环节。所以到了县试的时候，有些考生贫困，无财力住客栈，孟母便缝制了一条特大的被子，能够覆盖很多考生。她说：“我的孩子仰慕你们众位的品德和学问，可又没有能力好好招待你们，仅这点意思，表示他对你们的敬意。”足见孟母情商之高。从此，孟妈妈的德行便传遍了各地。如此家教，我想出个孝子当然天经地义了。

关于孟母还有另一则故事。《三国志·孙皓传》裴松之注引《吴录》：“(孟宗)为监池司马。自能结网，手以捕鱼，做鲈寄母，母因以还之，曰：‘汝为鱼官，而以鲈寄我，非避嫌也。’”当时的规矩，官员任上不能携带家属，孟宗得到食物，不自己先吃，而是把新鲜鱼加工成鲈(腌鱼)寄送给母亲，其母将鲈退还，没有接受，并且对儿子进行了训斥：“你是管理渔业的官员，送鲈给我，也不避嫌。”宗羞愧，遂将此鲈沉于江中。

我突然想到，此故事与陶公餍母故事有些雷同。陶公即陶侃，陶渊明曾祖。陶母为古之孟母、陶母、欧母、岳母四大贤母之一。故事出自《世说新语》，原文称：陶公少时，作鱼梁吏，尝以坩鲈餍母。母封鲈付使，反书责侃曰：“汝为吏，以官物见饷，非唯不益，乃增吾忧也。”清乾隆三十三年《望江县志·名宦传》对此二说进行了匡正：二说，一出《吴录》，一出《楚国先贤传》。不云监池即雷池也。惟刘孝标注《世说》，辨陶母还鲈云。按，吴司徒孟宗为雷池监，以鲈饷母，母不受，非侃也。我相信后者。

但对哭竹事项，《望江县志·名宦传》又云：宗之孝成于母教，当时有令禁奉母居官，母实未至雷，故入林之叹，未必在望江。这让我有些糊涂了，古人一志尚有二说，我等后辈便如何是好！

好在我们这些后人对此并不期期艾艾，也无须与青山村对垒。师傅请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孟宗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只需躬身修行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。据说，国人食冬笋始于孟母。或许为实情。不然，这则孝事便可疑了。鲁迅先生在《朝花夕拾·二十四孝图》曾认为“哭竹生笋”就可疑。当然他可疑是担心那些精诚未必会感动天地。我想鲁迅先生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冬天本就有笋，何需哭，又何须感动上帝，望江那么多竹林，冬笋自然多，挖便是。

望江竹林遍布各乡间冈地，几乎有屋场便有竹林，竹笋当然也就繁多，麻竹笋、苦竹笋、箭笋、毛笋不一而足，我们现在当然知道竹笋采摘一次是不够的，每个月，鞭上笋芽还会萌发小笋，一直可以采收到寒冬，春节之前。

望江为鱼米之乡，孟宗鱼鲈几乎遍及所有农家及所有酒店饭店，那黄杏杏、辣呵呵由参鲈制成的孟宗鱼鲈，包你能喝上三杯两盏，吃上三碗八筷也不解馋。望江不仅是鱼米之乡，也是笋乡，望江的街道乡间，酒肆鱼楼也多有孟宗竹笋，它们或是孟宗竹笋里脊肉、孟宗竹笋炒肉片、孟宗竹笋清炒，而其他肉质较厚的竹笋部位，适合红烧、炖汤，比如孟宗竹笋油焖、孟宗竹笋酸萝卜老鸭汤等等。

在这里，我只想提醒一下往来望江的客商儒贾，你们一定别忘了望江的两道名菜：一是孟宗竹笋，一是孟宗鱼鲈。这是望江的招牌菜，地标菜。没吃上这两道，等于没有来到我们这个鱼米之乡与笋乡。



金国泉，男，安徽望江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诗歌、散文、文艺理论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文艺报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散文百家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。著有诗集《记忆·撒落的麦粒》《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》《金国泉诗选》及散文集《大地苍茫》等。

故乡的灯火

吴兆敏

小，特别是有一个玻璃的灯罩，可防风可聚光，灯光可以照得更远一些，家里若有客人来时，才会拿到八仙桌上。

在煤油灯出现之前，老辈人用灯盏，点豆油。我没见过，但见过更原始的照明方式——松明。一个冬夜，大伯在厨房里燃起了松明。铁丝扎制的火篮吊在屋梁上，火篮里放上含有大量油脂的松木条，松木熊熊燃烧，照亮了大半个屋子。一家人围在松明灯下的火炉边，明亮又暖和。“野粮收橡子，山屋点松明。”父亲说，他七岁时随爷爷从百里外迁居到这个山沟时，草棚为屋，开荒种地，松明就是黑夜里的光亮了。

在没电的年代，汽灯算得上是最高级的、最明亮的灯火了。汽灯是生产队的，只在生产队开会或是谁家办喜事时才拿来用，第一次见到时感觉特别稀奇。个头是美孚灯的几倍大，使用时会往油壶里打气，灯嘴上套一个白色纱罩，点燃后会发出“吡吡”的声音，光是白色的，满屋通明。只是用上一两个小时灯光变小时，就得取下打气，灯光才又耀眼起来。

山坞尽头东几户西几户的小山村，是整个乡里最后一个通电的。小时候，跟着几个姐姐和堂哥去邻村或乡里看露天电影是唯一的文化生活了。家家都有一个手电筒，不用每个人带，打手电的走在队伍中间，手电筒前后摆动，前照一，后照七。手



石上花 程曜 摄

◆人间小景

改变命运轨迹的两个96分

占新民

又是一年一度中考和高考放榜的日子，也是最牵动中国父母和孩子神经的时候。一些父母因为孩子考了好成绩而欣喜欲狂，一些父母因为考得不如意而愁眉苦脸。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中考和高考时改变我命运的那两个96分。

两个96分都是数学考试的成绩。那时候中考和高考数学满分是120分，所以96分仅仅相当于百分制中的80分，不仅仅是现在，就是在30年前也是不高的分数。从小学到中学，数学都是我擅长、最喜欢的学科，平时考试成绩都是满分左右，年级前茅。在中考、高考前数不清的模拟考试中，数学都是正常发挥。但是在中考和高考两次人生重要的考试中，我的数学都只考了96分，发挥严重失常。回想过去，我现在倒是很感激这两个96分。

初中因为成绩不错，父母希望我能考入一个中等专业学校，比如怀宁师范，毕业后当一名小学老师，或者安徽邮电学校，毕业后可以成为一名乡村邮递员。现在很少有家长愿意小孩上中专，但在30年前考中专是农村小孩摆脱农村户口，得到城市户口的唯一途径。如果考入了高中，三年后考不上大学，还是要回到农村种地。所以农村中学中考的时候，中专录取分数线要高于重点高中的分数线。我们中考前几名一般都考入怀宁师范、安徽省粮校、安庆市卫生学校等。按照平时成绩，我是可以考入中专的。但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我中考数学只考了96分，而如何丢掉24分却是一个

奇迹。当时的中考试卷是折成八折，相当于连在一起的8页纸，我漏掉了最后一页，偏偏最难的两道题在这最后一页上，24分！漏掉试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，因为前面的题目很容易，我很快就完成了，有一个小时的检查时间，但是鬼使神差，翻来覆去地检查都没有发现这一页纸，在考场上我还一直奇怪咋中考题目这么简单呢？因为少考了这24分，我没有进入父母希望的中学，却考上了县重点高中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没有漏掉这两道题，我现在可能是一名小学老师或者是乡下邮递员了吧！父母后来想是不是我不愿意去中专而故意漏掉了这两道题目，其实我那时候才14岁，哪有这些花花肠子呢！

高考的时候，命运又再次开了一个玩笑。我的班主任对我拿到省理科状元很有信心，但高考我的数学又只考了96分，这次倒不是漏了两道题没有做，具体原因我不知道，我猜是最后两道题没有拿到分。因为数学发挥失常，我和省高考理科状元的称号失之交臂。为什么这个96分改变了我的职业发展呢？那一年中国科技大学为了鼓励安徽省理科状元填报本校，提出来科大上大学就可以去莫斯科大学留学。作为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小孩，这个条件无疑是非常诱惑的；如果我当时真的成了理科状元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填报中国科大。一者中国科大在合肥，离家近；二则还可以出国，这对当时连安庆都没出过的小伙多么有诱惑力啊。30年前考大学对学校排名没有特别要

电筒的灯光一前一后地照在山路上，照在匆忙的脚步里，照在一路欢歌笑语里。

有时人多，夜行也会用火把，山前山后多的是竹子，细竹条可以扎成火把。火把不怕风，风一吹，火力更大。燃烧的火把，照亮了夜行人。

邻居方家有全村唯一的一盏马灯，可拎、可挂，防风，是夜行者的眼睛，算得上是稀罕之物了。

我十几岁的时候，村里通了电。作为生产队长的父亲，为通电的事跑乡里跑大队里，操碎了心。当电灯亮起时，整个小山村沸腾了，从此，煤油灯被束之高阁。

离开老家三十多年了，老家也早已无人居住。伴我读书的筒陋油灯已不知所踪。好在那盏美孚灯还在，拿回城里，擦洗干净，放在书架上，留个念想。

已是深夜，拉开窗帘，城市依然灯火通明。只是现在只有“灯”，没有“火”，叫灯光应该更合适一些。

“草草杯盘共笑话，昏昏灯火话平生。”时常怀念小时候煤油灯下“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”的情景，怀念汽灯下邻里乡亲商议队里“大事”，大声划拳、大口喝酒、热闹沸腾的情景，怀念成群结队打着手电、举着火把去看露天电影的情景。

故乡的灯火，就这样在心底一直亮着，亮着……

红楼一梦 遇见苏绣

熊 珂

史学家顾颉刚在《苏州史志笔记》中说：“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。”苏州自古以来就是钟灵毓秀之宝地。中国农耕文化、吴文化、佛教教文化的熏陶洗礼，历朝历代盛世文明的璀璨精华的蕴藉，既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，又心照不宣促进着蚕桑种养的兴起和纺织工艺的进步，为苏绣的诞生、发展、冠于全国提供了独特且珍贵的契机。

谈及苏绣，便勾起了我曾经在中国苏绣博物馆的精彩记忆，在脑海中浮现的是苏绣深厚文化的积淀。“古代刺绣品室”“明清刺绣品室”“近代刺绣品室”，人物、花鸟、风景、静物等等映入眼帘，在实用性与装饰性并重下，展现着独特而高雅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，记录着长江三角洲平原和太湖平原孕育的文化生活和民间习俗。置身其中，足可以慰藉我的平凡生活，其中，最令我倾心的便是明清时的刺绣。

“平、齐、细、密、和、光、顺、匀”的苏绣之技，构成了苏州绣坛的人文画卷。《松鼠葡萄》《山鸡白兔》《仕女种花》《菊石图》等精美的绣品，向人们展现着2000余年岁月沉淀的风格韵味，亦在娓娓道来明清时期“家家养蚕，户户刺绣”的丝织手工业发展盛况。

在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写到贾母于元宵节在大花厅设宴，其在席间布置一副由慧娘所绣的十六扇“麝谿”桌屏，而这位精于女红，善于诗画的慧娘便是姑苏人民。文中对于慧娘所绣享有“贾府之荣”之名的“麝谿”桌屏上的“折枝花卉”“花之旧白”等部分刺绣技艺的极高描写品评，可真切窥见苏绣艺术享有“以针作画”“巧夺天工”之美誉的深厚基础。

曹雪芹的笔下将展现刺绣之美的背景放在苏州，大抵是“绣线巷”“滚绣坊”“绣花弄”等业坊巷，印证着在作者眼中清代时候苏绣已然享誉天下。慧娘仿唐、宋、元、明各名家书画的精湛绣技，印证的便是苏绣从图案、构思、绣工、针法等方面独树一帜、自成一派的风格。65家商户见证的繁华，是古人将苏绣应用于服饰、靠垫、鞋面、香包等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时尚潮流，足可以诠释一个“绣市”雅号的辉煌；而“故其格式配色皆从雅，本来非一味浓艳匠工可比”一语则是道出了一个江南姑娘贤淑内秀，承载着苏绣“精细雅洁”的绣品，透过慧娘这一虚拟形象身上的刺绣故事，折射的是钱慧、杨卯君、丁佩等史书中留下的实实在在的帧帧身影。

苏州“水陆并行、河街相邻”的烟雨生活，苏州人细致温和、含蓄内敛的性格特征。令人心感慨苏绣印象发源于江南水乡的婉转，饱含丰富悠久的文化底蕴。在苏州的长街古巷间凝眸徜徉，温暖的私语被历史滋养弥漫于心。苏绣无论单面绣还是双面绣，通过台屏、墙屏、地屏、大型组合屏风，在一代一代苏绣绣女、艺术家、传承人手中创新发展，穿越沧桑时光经久不衰，历久弥新，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占据一席之地。如今谈及苏绣，偶然想起沈寿四十年的刺绣艺术生涯，再次翻阅《雪宦绣谱》，不仅潸然泪下，与友人倾诉以一颗匠心为始，坚守传承中华民族特有文化的使命是何等崇高。

风沿着粉墙黛瓦吹绿一池水韵，苔藓爬上石阶，构成天然的符号图案，记录人文的故事，似是今古归来或离去的许多人的心愿。畅想苏绣之韵中江南的往昔和未来，就伴着一处园林、一味评弹、一段昆曲，沉吟道：“只此苏绣显出风雅，撩拨心弦，一眼醉了千年的柔情。”

◆风雅颂

西江月·酷暑感怀 (外一首)

陈 田

西江月·酷暑感怀

暑热熏蒸不断，
烦躁情绪无常。
恨天不解与心凉。
欲雨沉云失望。
有借绿荷荡漾，
凝眸吟诵梅章。
顿生风起柳丝狂。
雀喜蝉鸣醉唱。

卜算子·故乡江景

塔上风玲吟，
身段横江漾。
晚照晨曦画一江。
城古从容爽。
涛声正盛时，
波涌船行畅。
景象繁忙夹岸欢。
满满心花放。

